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八回 訪奸人假公子正法 貶佞黨真義士面君

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，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。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。惟有包興一癩一拐，見了包公，將孫榮鬻打的情節說了一遍。包公安慰了他一番，叫他且自歇息將養。眾人彼此見了三位公子，也就告別了。來至公廳，大家設席與包興壓驚。裡面卻是相爺與三位公子接風揮塵，就在後面同定夫人三位公子，敘天倫之樂。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，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，俱各隨摺奏聞，天子看了，又喜又惱。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，惱的是龐吉屢與包卿作對，總是他的理虧。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成群黨，全無顧忌，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麼？便將文彥博原摺案卷人犯，俱交開封府問訊。

包公接到此旨，看了案卷，升堂。略問了問趙慶，將武吉祥帶上堂來，一鞠即服。又問他：「同事者有多少人？」武吉祥道：「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，他原假充包旺，還有兩個伴當。不想風聲一露，他們就預先逃走了。」包公因龐吉私書上面，有查來各處數目，不得不問，果然數目相符。又問他：「有個包興曾給你送信，卻在何處？說的是何言語？」武吉祥便將在飯鋪內說的話一一回明。包公道：「若見了此人，你可認得麼？」武吉祥道：「若見了面，自然認得。」包公叫他畫招，暫且收監。包公問道：「今日值班的是誰？」只見下面上來二人，跪稟道：「是小人江樊黃茂。」包公看了，又添派了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二人，吩咐道：「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。如有面貌與包興相仿的，只管拿來。」四個人領命去了。包公退堂來至書房，請了公孫先生來，商議具摺覆奏，並定罪名處分等事不表。

且言領了相諭的四人，暗暗來到龐府，分為兩路細細訪查。及至兩下裡四個人走到對頭，俱各搖頭。四人會意，這是沒有的緣故。彼此納悶，可往那裡尋呢？真真事有湊巧，只見那邊來了個醉漢，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，恰恰的彷彿包興。四人喜不自勝，就迎了上來。只聽那醉漢道：「老二呀！你今兒請了我了，你算包興兄弟了，你要是不請我呀，你可就是包興的兒子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又聽那人道：「你滿嘴裡說的是甚麼？喝點酒兒混鬧。這叫人聽見是甚麼意思。」說話之間，四人已來到跟前，將二人一同攬住，套上鐵鏈，拉著就走。這人嚇得面目焦黃，不知何事。那醉漢還胡言亂語的講交情過節兒，四個人也不理他。

及至來到開封府，著二人看守，二人回話。包公正在書房與公孫先生商議奏摺，見江樊耿春二人進來，便將如何拿的一一稟明。包公聽了，立刻升堂，先將醉漢帶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醉漢道：「小人叫龐明，在龐府帳房裡寫帳。」包公問道：「那一個他叫甚麼？」龐明道：「他叫龐光，也在龐府帳房裡。我們倆是同手兒伙計。」包公道：「他既叫龐光，為何你又叫他包興呢？講！」龐明說：「這個……那個……他是甚麼件事情。他是那末……這末事情呢。」包公吩咐：「掌嘴。」龐明忙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他原當過包興，得了□兩銀子。小人才嘔著他，喝了他個酒兒。就是說兄弟咧，兒子咧，我們原本頑笑，並沒有打架拌嘴，不知為甚麼就把我們拿來了？」

包公吩咐，將他帶下去，把龐光帶上堂來。包公看了，果然有些彷彿包興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龐光，你把假冒包興情由，訴上來。」龐光道：「並無此事呀。龐明是喝醉了，滿口胡說。」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。武吉祥見了龐光道：「合小人在飯鋪說話的，正是此人。」龐光聽了，心下慌張。包公吩咐：「拉下去，重打二□大板。」打得他叫苦連天，不能不說。便將龐吉與孫榮慶天成在書房如何定計：「恐包三公子不應，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，告訴三公子只管應承，自有相爺解救。別的小人一概不知。」包公叫他畫了供，同武吉祥一並寄監，俟參奏下來再行釋放。龐明無事，叫他去了。

包公仍來至書房，將此事也敘入摺內。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死：「至於龐吉與孫榮慶天成定陰謀，攔截欽犯，傳遞私信，皆屬挾私陷害。臣不敢妄擬罪名，仰乞聖聽明示，睿鑒施行。」此本一上，仁宗看畢，心中□分不悅，即明發上諭：「龐吉屢設奸謀，頻施毒計，挾制首相，讒害大臣，理宜貶為庶民，以懲其罪；姑念其在朝有年，身為國戚，著仍加恩賞太師銜，賞食全俸，不准入朝從政。倘再不知自勵，暗生事端，即當從重治罪。孫榮慶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，實屬不知自愛，俱著降三級調用。餘依議。欽此。」此旨一下，眾人無不稱快。包公奉旨，用狗頭劍將武吉祥正法。龐光釋放。趙慶也著他回去，額外賞銀□兩。立刻行文到管城縣，趙慶仍然在役當差。

此事已結。包公便慶壽辰。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。至於眾官祝賀，凡送禮者俱是璧回。眾官也多有不敢送者，因知相爺為人忠梗無私。不必細述。

過了生辰，即叫三位公子回去。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，叫他回去稟明瞭祖父母與他父母，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，自己與他改正詩文，就是科考也甚就近。打發他等去後，辦下謝恩摺子，預備明日上朝呈遞。

次日入內，遞摺請安。聖上召見，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。包公趁機奏道：「那人雖未拿獲，現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到。臣已訊明，他等是陷空島盧家莊的五鼠。」聖上聽了，問道：「何以謂之五鼠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是他五個人的綽號：第一鼠盤槍鼠盧方，第二是徹地鼠韓彰。第三是穿山鼠徐慶，第四鼠是混江鼠蔣平，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。」聖上聽了，喜動天顏，道：「聽他們這些綽號，想來就是他們本領了。」包公道：「正是。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，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。」仁宗道：「既如此，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。朕在壽山福海御審。」包公聽了，心下早已明白。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，故意為此籌畫已久，恐說出「鑽天」、「翻江」，有犯聖忌，故此改了。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。

當日早朝已畢，回到開封，將此事告訴了盧方等人；並著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，為照應他們三人。又囑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語，無非是小心敬謹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等絕早的，就披上罪衣罪裙。包公見了，吩咐不必，俟聖旨召見時再穿不遲。盧方道：「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，理宜奉公守法。若臨期再穿，未免簡慢，不是敬君上之理。」包公點頭，道：「好。所論極是。若如此，本閣可以不必再囑咐了。」便上轎入朝。展爺等一群英雄跟隨來至朝房，照應盧方等三人，不時的問問茶水等項。盧方到了此時，惟有低頭不語。蔣平也是暗自沉吟。獨有那楞爺徐慶東瞧西望，問了這裡，又打聽那邊，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。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，口內打哧，又點手兒。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，連忙同定盧方等，隨著包興，往內裡而來。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道：「盧員外不必害怕。聖上要問話時，總要據實陳奏。若問別的，自有相爺代奏。」盧方連連點頭。

剛來到壽山福海，只見宮殿樓閣，金碧交輝，寶鼎香煙，氤氳結綵，丹墀之上，文武排班。忽聽鐘磬之聲嘹亮，一對對提爐，引著聖上，升了寶殿。頃刻，肅然寂靜。卻見包公牙笏上捧定一本，卻是盧方等的名字，跪在丹墀。聖上宣到殿上，略問數語。出來了老伴陳林，來到丹墀之上，道：「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。」此話剛完，早有御前侍衛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胳膊，上了丹墀。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，悄悄說道：「跪下。」三人匍匐在地。侍衛往兩邊一閃。聖上叫盧方抬起頭來。盧方乘正向上。仁宗看了，點了點頭，暗道：「看他相貌出眾，武藝必定超群。」因問道：「居住何方？結義幾人？作何生理？」盧方一一奏罷。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。盧方連忙叩首，奏道：「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，惹下滔天大禍。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，忠告善導，致令釀成此事。惟有仰懇天恩，將罪民重治其罪。」奏罷叩頭。

仁宗見他情甘替白玉堂認罪，真不愧結盟的義氣。聖心大悅。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，被風刮的忽喇喇亂響；又見兩旁的飄帶，有一根繞在桿上，一根卻裹住滑車。聖上卻借題發揮道：「盧方，你為何叫作盤槍鼠？」盧方奏道：「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，罪民曾爬桅結索；因此叫作盤槍鼠，實乃罪民末技。」聖上道：「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，你可能殼上去解開麼？」盧方跪著，扭頭一看，奏道：「罪民可以勉力巴結。」聖上命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，脫去罪衣罪裙，來到旗桿之下。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，蹲在夾桿石上。只用手一扶旗桿，兩膝一拳，只聽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，猶如猿猴一般，迅速之極，早已到了掛旗之

處。先將繞在旗桿上的飄帶解開；只見他用腿盤旗桿，將身形一探，卻把滑車上的飄帶也就脫落下來。此時聖上與群臣看得明白，無不喝采。忽又見他伸開一腿，只用一腿盤住旗桿，將身體一平，雙手一伸，卻在黃旗一旁，又添了一個順風旗。眾人看了，誰不替他耽驚。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，將左手一甩，將那一條腿早離了桿。這一下把眾人嚇了一跳。及至看時，他早用左手單挽旗桿，又使了個單展翅。下面自聖上以下，無不喝采連聲。猛見他把頭一低，滴溜溜順將下來，彷彿失手的一般。卻把眾人嚇著了，齊說：「不好！」再一看時，他卻從夾桿石上跳將下來。眾人方才放心。天子滿心歡喜，連聲贊道：「真不愧「盤桅」二字。」陳林仍帶盧方，上了丹墀，跪在旁邊。

看第二的名叫徹地鼠韓彰，不知去向。聖上即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慶，便問道：「徐慶……」徐慶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有。」他連聲答應得極其脆亮。天子把他一看，見他黑漆漆的一張面皮，光閃閃兩個環睛，魯莽非常，毫無畏懼。

不知仁宗看了，問出甚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